丁文誠公奏稿

丁文誠公奏稿

卷之十九目錄

瀝陳辦理鹽務情形片　同日

甘肅階州番匪就擒邊境肅清摺　光緒六年五月十一日

湖北入州縣計岸鹽務改歸官運摺　光緒六年五月十九日

覆陳勇營酌裁一成各局未能合併摺光緒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奏為遵

旨覆陳川省勇營僅敷分布現擬每營酌裁一成所設各局皆有專責勢難議減各緣由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於本年二月初六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

光緒六年正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昨日據王大臣等奏議辦邊防請籌餉節流等語軍興以來各省招募勇營設立各局原屬權宜之計事平以後留防各營疊經諭令裁減現在水陸勇數尚多原為彈壓地方緝捕奸宄起見而意存瞻徇或安頓勇丁或調劑統領營官者實亦難免至每辦一事動設一局徒有局務

之虛名並無應辦之實事薪水口糧靡費滋甚其釐金海
運督銷等局甚至有官紳並不在事安坐而得薪水者尤
屬不成事體前因御史黃元善戈靖先後奏請疊次降旨
令各省迅即裁併仍多視爲具文似此年復一年饟源何
由充足除直隸陝甘等省須辦邊防雲南廣西營勇無多
均無庸議減外其餘各省將軍督撫務將該省勇營詳細
斟酌大加裁減某處裁去幾營某營歸併某營即行分晰
具奏仍一面嚴查缺額暨剋減名糧等弊並著懍遵前旨
迅裁各局其某局應裁某局應併應留之局實在有事可
辦者約須幾員所有員役等薪糧共需若干銀兩務當詳
晰奏報不得因委員等無可位置稍有遷就沿海各省向

有額設外海水師原爲平日綏靖海疆之用自輪船駛行後此項戰船全無所用亦宜變通舊制分別裁汰各該將軍督撫目擊時艱饟需支絀諒能破除情面實力奉行不至僅聽營官委員藉口之詞一奏塞責以上各節每省每年可騰出饟需若干經費若干務須不避怨嫌悉心酌核於奉旨一月內迅速妥籌具奏一面咨報戶兵二部由該部隨時稽查以昭覈實將此諭知戶部兵部並由五百里諭令各將軍督撫知之欽此遵

旨寄信前來跪聆之下仰見

朝廷力裕饟需顧全大局至意臣等忝膺疆寄目覩時艱凡可以籌畫圖維敢不力求撙節遵即會飭籌饟報銷局

司道查議去後茲據該司道等覆稱查咸豐十年川省軍興以後節次招募營勇雖時有裁減亦時有增添大抵裁者少而增者多至同治七八年共計楚黔川勇多至六萬餘名歲需餉銀三百餘萬兩嗣經前督臣吳棠斟酌情形陸續裁撤截至光緒三年止僅存營勇一萬五千餘名歲需餉銀一百一十餘萬兩較前節省一百數十萬兩而庫儲搜括已空度支仍苦不繼是年三月臣寶楨莅任查悉前情時以籌餉日艱民生日蹙爲慮因川省幅員太闊西北一帶數千里全屬夷疆東南則與滇黔三面接壤橫袤亦數千里存勇不敷分布勢難再減遂訪求大利所在開辦黔邊鹽務並督同司道整飭交代釐金一面將營勇之

疲弱者撤換歸併又以川省所用楚勇口糧過重大加刪減概照東省章程支發計每歲實省銀十數萬兩復因鹽務開辦後司庫拮据將安定全營月餉改令黔邊局自就鹽務籌款供支不准動司庫丁津捐釐分毫亦不准動該局所收鹽務稅羨截釐各正款計每年又省庫儲銀十四萬兩有零是皆於時事艱難之會設法節省現查兩年以來川省夷氛雖較安靜而夷性犬羊時虞出巢滋擾其界接滇黔各境伏莽實多內地之嘓匪會匪梟匪及各邊界游勇散練不時出沒處處均須防捕除安定營及峩馬雷越四廳土勇外僅存營勇一萬二千九百餘名以之分布邊防各地要隘尚形單薄而節省正款餉項通計已及二

十五六萬之多司道等再四籌商確察情形實無可再裁之勇再併之營若必曲爲裁減設有他故轉虞格外糜費此川省勇營僅敷分布勢難再減之實情也至現存川省各局如籌餉報銷局捐輸釐金局洋務局採訪忠節局各有專辦之事不能不分設各局用專責成此數局中應用委員書役人等薪工紙張火食等項亦經 臣 寶楨於到任後分別裁減歸併現在各局人數實只勉敷辦公並無一員一役浮多至省外分設各卡局所以重抽收而防偷漏非此則稽查難周弊端叢起餉源愈絀若裁去一員必立減一卡一局之釐於餉項轉覺有損至局中員役人等薪水多寡不一向惟籌餉局每年准報銷書吏口食銀二千

數百兩採訪局每年准報銷員役薪糧銀二千四百餘兩餘俱由外量事籌給從前朦蔽虛浮誠所不免自臣寶楨嚴加整飭涓滴歸公近年各項釐金較前豐旺並無以前積弊司道等悉心體察亦無可再裁之局再減之費此各局皆有專責勢難議減之實情也等情具詳請奏前來臣等竊維盡職之道當以

國計爲先而

國計與民生實相維繫果能少一分浮費即多增一分饟源所謂下恤民生即以上裕軍儲者也惟川省勇丁前已疊次大加裁併就目前時勢而論實難再減但既奉

諭節省自不能不於萬無可省之中酌量核減用濟急需

除安定營勇分紮滇黔兩邊道里縣長且須時時護送商
鹽巡緝私匪現在該局督辦黔滇各邊鹽務甫有成效未
可議減且該營勇餉又係由唐炯於鹽務項下全數自行
設法籌撥不動正款分毫於帑項已屬節省仍請照辦外
其餘各營現存勇一萬二千九百餘名察度情形雖稍爲
裁減尚可勉爲支持茲擬令於每營勇數裁減一成計每
年可省銀五萬餘兩俟裁定後再行造冊咨部備查以昭
覈實此外各局員役委無可撤亦請照辦臣等惟有隨時
隨事極力體察如有可以設法騰挪節流濟餉之處再行
奏請辦理若意存贍徇或安頓勇丁或調劑統領營官及
聽委員等一面之詞遷就塞責不特有所不敢抑有所不

忍惟就時勢反覆斟酌不能不內外兼權期於無誤所有
臣等議覆緣由是否有當謹會同成都將軍宗室臣恆訓
合詞恭摺由驛四百里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遵行謹
奏

遵旨覆陳摺光緒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奏爲遵

旨據實覆陳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本年二月初六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

緒六年正月初九日奉

上諭有人奏丁寶楨褊狹欺罔瀘州知州田秀栗奉旨撤

任延至上年十一月間始委人更換顯係有心袒護省城

鹽價較未開官運以前每觔增制錢二十文小民不便私

梟充斥在在堪虞宜賓縣石粱子地方有匪徒燒會又有

脚溪痞棍打劫折燬鐵鑪場協鑫長豐兩號官鹽店之事

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犍爲縣有私鹽三四十挑隨帶兵

勇數十人並無號片各執槍礮等件向馬邊一路前去屏山樂至宜賓等縣均有盜賊梟販連日滋事等語著丁寶楨分別據實覆奏不准稍涉回護致干咎戾將此諭令知之欽此遵

旨寄信前來跪聆之下惶悚莫名謹將各節情形分別爲

皇太后

皇上據實陳之如所奏瀘州知州田秀栗奉

旨撤任延至十一月間始委人更換顯係有心袒護一節查田秀栗前因

欽差來川查辦經臣將其撤省嗣恩承童華查無劣迹奏

奉

諭旨飭臣督同司道再行確查旋據司道切實查明委無庸劣聲名並以該州地方緊要詳請先行回任經臣於去年七月二十五日專差附片具實覆奏九月二十一日齎回原片軍機大臣奉

旨另有旨欽此臣自應敬候辦理迨至十月二十八日接准部咨奉

旨知州田秀栗雖據奏稱並無庸劣聲名仍著留省查看等語臣即於十一月初五日行司兩司初九日詳委署華陽縣巴縣知縣李玉宣接署計准咨委員更換之日未逾半月行司撤任詳委係照例辦理之件並無所用其袒護也又如省城鹽價較未開官運以前每觔增制錢二十文

小民不便私梟充斥一節查省城向銷楗爲簡州兩處廠鹽楗爲距省較遠脚費較重簡鹽距省僅數十里脚費較輕查自同治以至光緒二三年間場市價値約每觔楗鹽值錢四十八九文簡鹽値錢四十三四文合之銀價楗鹽値銀四分簡鹽値銀三分上下自四年至今據查成華兩縣摺報鹽價楗鹽每觔均係三分與簡鹽價値一律是省城鹽價不惟並未曾加貴而遠道脚費之楗鹽且較以前減輕此則有各該縣摺報可考又有鹽號可詢無從掩飾且官運鹽觔係專行邊引暨近邊之十餘州縣不至省城省城係商人自運自銷與官運亦風馬牛不相及民間何從不便現飭據該府縣查復委無增價二十文及附近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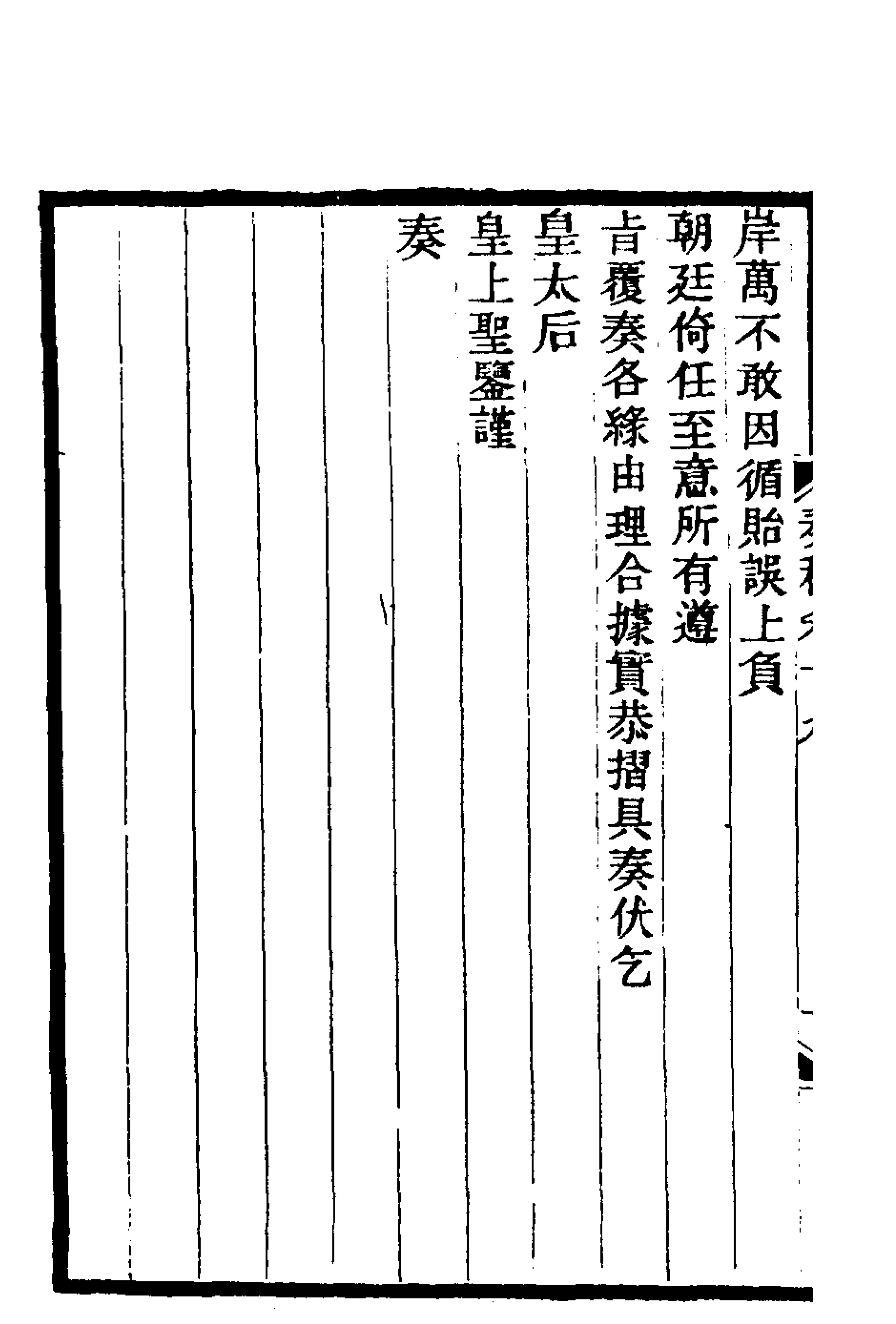
梟充斥情事均屬共聞共見不待問而知者也又如宜賓縣石粱子地方匪徒燒會又有脚溪痞棍打劫折燬鐵鑪場協鑫長豐兩號官鹽店之事上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犍爲縣有私鹽三四十挑隨帶兵勇數十人並無號片各執槍礮等件向馬邊一路前去屏山樂至宜賓等縣均有𨻶賊梟販連日滋事一節查川省匪類之多甲於天下有嘓匪會匪梟匪教匪各名目數十年來久成錮習會匪以成都府屬之崇慶温江什邡金堂崇寗彭郫灌各州縣及邛州屬之蒲江大邑爲最夥此外敘州府屬之宜賓筠連慶符興文高珙敘永廳屬之永寗酉陽州屬之秀山黔江彭水各縣處處與滇黔接界爲盜匪出沒之區其間濫練流

民互相句結搶奪頻仍而梟匪則滋擾於重慶府屬之巴縣合州涪州永川瀘州屬之江安合江嘉定府屬之犍為樂山一帶從前地方州縣大半相率諱盜臣甫到任時查詢搶劫之案成屬極多即省城亦多搶劫皆由地方官相率諱匿習爲固然間有詳報搶奪傷人之事乃爲申明功令嚴禁隱諱而盜案遂層見疊出復經檄飭編聯保甲以清盜源分派防軍認眞搜捕節年破獲盜案二百八十餘起訊明批飭就地正法劫梟匪犯九百餘名所有拏獲梟匪江大煙桿任韋駛等川黔交界酉陽州逆首龍頭帽頂吳才標何角豹等資州樂至謀叛匪犯吳上鼎曾文東漆士賓等謀襲鎭雄州城川滇著名兇匪張玉停侯易和

朱騾子等均因情節重大正法後先後奏明在案其餘照例彙題及逾限不獲開參者指不勝屈去年十一月訪聞張玉停等餘黨在宜賓石梁子各處燒會立飭防營會縣緝拏旋各逃散並未滋事又據宜賓縣稟報十月初十日夜掰溪場復美和鹽酒店被匪拒傷櫃工劫去銀物逃逸遺火延燒鋪房三間會同達字右營拏獲鄭老五羅應江二名又據親兵營參將李成隣稟十月二十二日夜犍爲縣鐵爐場協鑫長豐兩鹽號被匪劫去銀錢鹽包打傷雇工逃逸會縣拏獲王洪儒王朝棟二名以上四犯均係地方官稟報獲匪批該府縣研訊確供稟候核辦又查馬邊宜賓屏山等處係與雲南大關永昌等廳縣接壤向於每

歲冬春之間有土豪湊集資本雇募腳夫結伴合夥號爲大幫由滇省販運洋藥竹筍分赴富榮犍樂廠市發賣隨買鹽觔回滇銷售各廳縣因其係屬販夥貿易不在查禁之例並未查禁去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有前項大幫販鹽三十四挑隨行數十人身穿號衣手持兵器由犍爲峰門山直向馬邊而去該處團甲見其穿有號褂以爲兵勇巡緝地方未便攔阻旣因查無號片始知係此項鹽販假冒勇丁且明帶軍械恐滋別故報縣經臣飭派親兵營武字副前營撥勇丁兩哨馳往縣屬高身壩一帶巡查入春以來尚稱斂迹此外屏山樂至飭據查覆委無盜賊梟匪滋事亜件原奏所稱打劫鹽店卽係此事惟經獲匪辦理疊

飭嚴拏未敢稍形鬆懈現又飛札敘州府犍爲縣各提獲犯嚴審實情稟報並飭敘州府嘉定府嚴催宜賓犍爲勒限緝拏各匪盡數務獲稟報俟定案後應行分別具題至謂臣褊狹欺罔惕懼尤深伏念臣渥荷天恩忝膺重寄舉凡用人行政固不敢居心刻覈更不敢曲意寬容且現值整飭官方之時尤必嚴明約束此中自少包容之度褊狹之奏臣實不敢辭咎至臣到蜀已及三年凡有裨於國計民生者惟有殫竭愚誠認眞經理斷不敢一言諱飾一事欺朦區區隱衷差堪自問此後臣惟有勉益加勉倍懍冰淵督飭各屬嚴拏賊匪以靖地方搜捕私梟以疏引



岸萬不敢因循貽誤上負
朝廷倚任至意所有遵
旨覆奏各緣由理合據實恭摺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甘肅階州番匪倡亂派兵防堵摺光緒六年四月初七日

奏爲甘省階州番匪倡亂現經調派兵勇馳赴松潘之南坪並龍安府屬暨昭廣等處地方嚴密防堵以遏竄擾恭摺由驛具陳仰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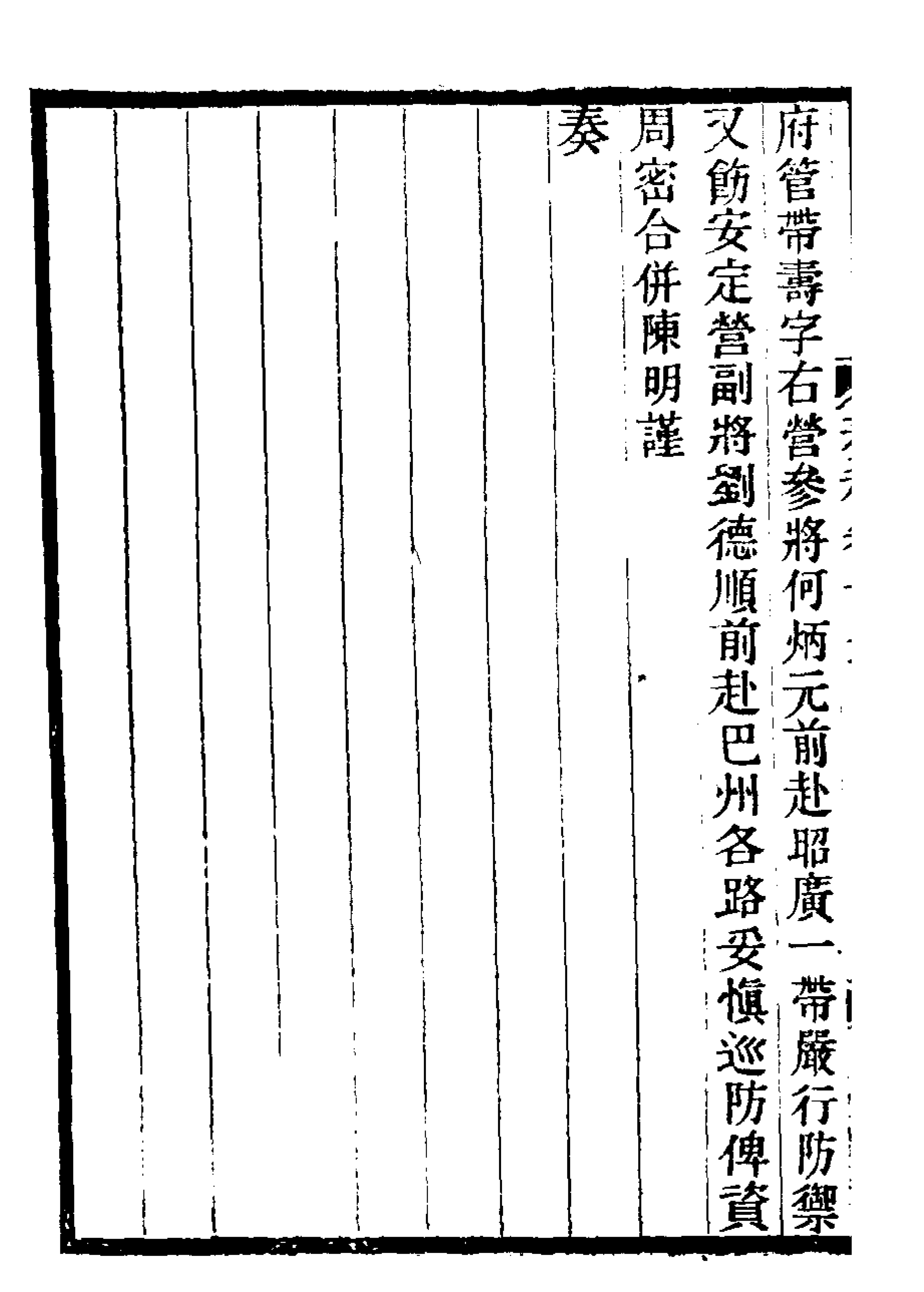
聖鑒事竊查四川松潘廳屬之南坪地方與甘肅階州文縣境界處處毗連其間番種繁多頗難控馭屢經臣等隨時檄飭綠營將弁各嚴邊備以備不虞茲臣寶楨於本年三月二十九日巡閱川東行次臣恒訓在省接據署松潘鎮總兵陳濟清署松潘廳同知劉廷植轉據南坪營都司范永福巡檢李樹榮稟據斜坡大驛橋頭三寨民人劉玉樹等報稱甘肅階州屬楊馬二土司所管番夷於三月初

旬藉迎活佛爲名聚衆搶殺城中荒亂不定范永福當派千總白振淸等帶精兵一百名往交界之甲竊溝防禦次日復據逃出難民口稱楊邑番匪陡起大亂殺斃漢民無數並聞欲竄南坪范永福復調附近團練二百五十名隆康各寨土民一百六十名派弁岳增華等帶往野豬關東山梁大葉子溝一帶擇要扼防又據文縣營都司譚應春飛稟准階州陳遊擊移稱該番匪三月初二日用雞毛令箭傳至弓壩鐵壩等河陰山陽山陵家山句串各處番民不從卽殺裹脅約數千人燒殺擄掠等語陳濟淸以事關重大復派署鎮標左營遊擊楊世昌帶領精兵二百名迅赴南坪協同范永福遥爲聲援各等情續又接據署松潘

廳劉廷植探報該番匪現已圍攻階城並有句堋南坪所
屬各番夷之事具稟前來臣等查楊馬二土司所屬生番
膽敢藉迎佛為由糾衆搶殺並私傳令箭脅制各番隨從
燒擄圍攻城池現在起釁確情尚未准甘肅咨會而叛形
已著勢頗鴟張亟應實力嚴防以遏奔竄現在范永福陳
濟清等所調漢土兵練七百餘名僅敷分布而南坪與階
文兩屬犬牙相錯道路紛歧且龍安府屬之平武石泉各
屬與保甯府屬之昭化廣元一路均係該匪可通松潘川
北之道誠恐捍禦稍疏致釀燎原之勢自非添調勁旅不
足以資防勦當由臣寶楨飛檄統領壽字營候補總兵李
培榮督飭壽字中營參將李修德壽字後營遊擊汪期紳

兩營星夜兼程馳赴南坪會同楊世昌范承福等所帶練兵一面扼要分防力阻奔逸之路一面撫綏彈壓潛杜句結之萌不准鬆懈致匪攔入大千叅辦並飛咨陝甘督臣左宗棠飛飭階州文縣各營與川兵隨時聯絡妥爲辦理如該番匪等被勦情急豕突川疆即飭李培榮嚴督各該營兵勇合力攻勦迅期撲滅臣等復查松潘番衆曾於咸豐年間戕官踞城嗣經派兵勦辦畏罪投誠迄今雖未出巢滋事而夷性犬羊反覆無定且階州所屬密邇南坪又值上年階文地動異常南坪毗連亦屬較重災害之餘民人洶懼交界番夷設被該匪煽誘生心乘機附和地方蹂躪何堪臣等惟有嚴督該鎮將認眞扼堵解散脅從並

嚴飭各屬剴切示諭各番合其各安住牧不許隨同滋事自蹈危亡以期匪黨日孤不致蔓延益甚用副
朝廷軫念夷疆至意除札飭保甯龍安等府轉行與階州連界之廣元昭化平武石泉等縣選派兵團聯合各營兵勇一體嚴防並行松潘鎮廳查明起釁緣由並將堵剿情形隨時奏報外所有階州番匪滋事圍城現調派兵勇防堵各情謹合詞恭摺由驛五百里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再臣寶楨於川東途次接據松潘鎮稟報後即於四月初七日回省辦理一切並即日札調統領長勝營記名提督莫組紳督帶長勝右營都司劉功化前赴龍安


府管帶壽字右營叅將何炳元前赴邛廣一帶嚴行防禦
又飭安定營副將劉德順前赴巴州各路妥慎巡防俾資
周密合併陳明謹
奏

藏番驅逐洋人派兵彈壓保護片光緒六年四月初七日

再臣等前接據巴塘糧務委員稽志文稟稱前因奧斯馬加國游歷官攝政義等欲由川境赴藏當其未到巴塘之先藏中番眾一聞洋人入境譁然聚兵攔阻情勢洶洶時駐藏大臣恐其別釀事端特派夷情部郎主事開泰帶領僧俗番官七員馳詣巴塘妥為開導詎開泰等到巴已在攝政義等改道入滇之後而藏番仍囂然不靖連日據探差報稱由藏派來番官頗琫香噶及三大寺替身等行至阿足山溝被三岩野番搶劫馱隻傷其從人該番官憤恨不休分調昌都乍了疊蓋江卡四路夷兵多名大張聲勢莫測所由又准夷情開泰函稱藏番立意驅逐洋人調兵

多名尅日赴巴該夷情力阻不允又據該藏番投遞夷稟聲稱必須巴塘文武土司將各處洋人逐去勒令土司出具永無洋人進藏切結方可罷兵否則直到巴塘焚燬教堂及土司房屋等語並探聞該藏番徧札巴塘裏塘霍爾章谷疊蓋各土司及雲南所屬阿墩子中甸維西等處寺院僧俗人等以後一體不許洋人過境亦不准各處迎護接送各等情前來 臣等查岩番搶劫傷人該番官調兵攻勦釁觸相爭事所恆有川省只須嚴防邊界保護教堂斯為正辦今該藏番等乃竟以直至巴塘驅逐洋人焚燬教堂及土司房屋之語公然具稟出言無狀更敢稱兵挾制土司出結徧諭川滇交界僧俗不准洋人入境不許護送

洋人實屬橫悖無理毫無忌憚雖所稟驅逐焚燬尚無實
據而該藏番疊次聚兵攔阻洋人不服理諭已成積習此
次竟敢無故興兵百端脅制若竟不爲戒備設該番兵逞
其故態突入巴境地方必遭蹂躪且恐傷害洋人更屬難
於辦理臣等現已會札阜和協副將況文榜酌帶漢土弁
兵三百名馳赴該臺會同設法先以解散番兵爲主一面
防範彈壓並飭糧員稽志文都司李萬春督率勇目兵丁
會同扼防金江要隘一面保護教堂不得妄行出結以杜
後衅仍於禁定後親赴該藏番營中曉以大義剴切開導
務將番兵撤回不得妄爲干咎並飛咨駐藏大臣迅將該
番官頗琫香噶等剋日調回速遣撤番兵以免日久滋事

並分別咨行雲南督撫暨打箭鑪文武轉飭各該土司漢夷人等切毋聽其煽惑致違條約各辦理去後茲復接據稽志文稟該藏番自帶兵江卡月餘以來百方開導一味強橫意在必得永無洋人游歷入藏結據並允以後驅逐法國教堂始肯退兵二者缺一不可並經數次催促正在無可勸諭之時適駐藏大臣將該夷情番官嚴行申飭檄合迅速折回該番官等始各遵日撤回其巴臺以及苐里等三處教堂均幸獲安全無事等情查該藏此次無端尋釁實出情理之外今經色楞額嚴行申飭令其折回巴臺地方及各教堂均獲安堵殊爲幸事臣等以後惟飭該糧員等妥爲辦理隨事設法維持以冀內外不致生事至前

次俄官尼等現准護理西甯大臣鄧承偉呈稱已至郭密
烏作俄博恐沿河直入蜀境冒險而行請飭松潘等處妥
爲接護等情當以松潘屬之南坪與甘肅階州地面毗連
該處現有番匪滋擾查照各國條約不准前往暫有匪徒
省分之文咨會陝甘督臣護理西甯辦事大臣飛飭各屬
如遇俄官尼等到境取道來川務將階州番擾情形告知
令其改道行走在案除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外所有派
兵前往巴塘解散彈壓藏番保護教堂並藏番續經檄令
折回各緣由謹會同成都將軍宗室臣恆訓合詞附片具
陳伏乞
聖鑒謹

奏

覆陳戶部籌備饟需摺 光緒六年四月十六日

奏爲遵

旨查照戶部所議各條通計川省近時籌饟情形據實覆

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接准戶部咨光緒六年正月二十五日欽奉

上諭戶部奏籌備饟需一摺國家歲入歲出自有常經軍

興以來供億浩煩以致京師及各省庫儲均形支絀事平

之後帑藏仍未裕如皆因本有之財源不能規復可緩之

用款未盡減裁既無以備緩急之需亦非愼重度支之意

如該部所稱各屬墾荒一條果能認眞查辦行之數年何

嘗不可漸復舊額其捐收兩淮票本一條既與改票初章

不相剌謬且亦不至病商至通核關稅及整飭鹺金各條均屬目前要務必須嚴定章程核實辦理州縣經徵錢糧絲毫皆關國帑豈容任意虧短該部所請嚴查州縣交代及嚴核各項奏銷各條係爲裕餉源除積弊起見其專提減成養廉銀兩及催提減平銀兩各條或循名核實或申明舊章均可次第施行若停止不急工程及核覆顏料緞疋兩庫折價等條亦係撙節帑項之道均著照所議辦理總之有治法須有治人任事諸臣果肯實力實心行之以漸持之以果自可著有成效若徒敷衍從事則雖有良法美意不過視同具文仍於治理無補此次戶部所籌各節除停止工程核實折價應由該部籌辦外其餘皆疆臣之

責各該督撫平日受國厚恩當此時事多艱豈可懈弛因循不知振作著於奉到此旨後督率藩運各司並該關監督等振刷精神悉心經畫各盡其職所當為毋避嫌怨毋涉瞻徇毋畏艱難毋任粉飾總期國計民生兩有裨益方為不負委任仍將如何辦理情形趕緊妥籌定議限兩箇月據實覆奏不准稍有延宕至各省物力民情並著各就地方近日情形通盤酌度如有可籌之款可興之利無損於民而有益於國者各抒所見一併奏聞以備擇採欽此

跪誦之下仰見

聖主恩惠豫防周諮博採之至意莫名欽感當經恭錄行知司道按照部議逐條悉心查酌如戶部原奏各屬墾荒

一條川省人民繁庶窮困居多現在民間田土凡山巔水涯田塍土埂無不栽種麥菽報官上糧實無荒地可墾故川省地丁向係征收足額年清年款即從前都江堰失修成都府屬溫江灌縣郫縣金堂崇慶州等州縣連年被水淹沒之地不下二十餘萬畝歷未報部豁免錢糧每年征收仍復照額至光緒四五年修理堰工後統計成屬州縣已陸續涸復地八萬九千餘畝現查民間隨涸隨種漸次成熟亦係復還故業無利可升此外並無未墾之土又如戶部原奏指收鹽商票本一條 臣於隔省淮鹽事宜未曾身歷其境不能了悉惟川省鹽務滇黔邊岸業經開辦四五兩年正引積引銷行甚暢征收稅羨截釐各款亦逐年

加增現復清查計岸積弊綜計邊計兩引溯自咸豐初年至今虧短羨截至一百四十餘萬兩內前任鹽茶道撥釐作羨先後不過五六年虧短羨截計有四十餘萬兩而暗中虧短鹽釐又不下數十萬兩迨丁丑綱開辦官運除雜款開支外征收課稅羨截釐金至六十餘萬兩戊寅綱征收課稅羨截釐金至七十餘萬兩以後循章辦理則逐年加增不可勝計現在除二三貪吏奸商不遂其中飽之私不免騰議外其餘商民得免從前官吏婪索私派之累無不樂從行銷已屬暢旺又現收各局引釐則歸本省司鹽兩庫撥解各省軍餉官局所收課稅羨截等項則按年奏銷按照部議隨時遵照部撥分解滇黔兩省以爲善後之

需其餘暫作運本藉資周轉隨時可以聽候部撥委解非似從前漫無著落僅以空言搪塞者比但能從此恪守定章年年認眞辦理自無從前侵蝕營私諸弊不但正引課羨可望足額已也又戶部原奏通核關稅銀兩一條查川省僻處西陲不濱湖海關稅一項惟恃夔州一關爲大宗從前額解銀十八萬餘兩近因上下游洋票盛行占去稅銀過多迭據該關監督稟請將短征稅銀劃出洋稅撥抵前經　臣據情奏明由戶部會同總理各國衙門議令川鄂兩省會同具奏而此時洋票日多一日無法禁止該關之稅以後萬難足額惟有嚴飭該監督等認眞征收嚴杜偷漏涓滴歸公但正稅爲洋票所占旣形不足則溢解更難

絀則均絀係屬實在情形又戶部原奏整頓各項釐金一條川省釐務貨釐向以夔府嘉定兩局鹽釐向以重慶一局爲征解最多之區軍興以後前任原定釐數本較稅額爲重然從前征解一切非若關稅之確有定準悉聽管局委員隨意報解各上司皆視爲調劑差使全無考核臣到任後重定上下各局卡互驗釐票章程通飭各局按月造報收支實數清冊臣督同司道逐月比較近三年對月收數以收數之多寡定委員之功過考核既嚴局員無從避就如夔府釐局從前無洋票侵占查每年至多收二十七八萬兩自比較後上年核計征收實數除洋票免釐銀十六萬數千兩外尚報解銀三十一萬數千兩比從前無洋

票侵占之年收數加至十餘萬兩嘉定釐局從前收解至
多不過三萬餘兩自比較後四年卽增收四萬三千餘兩
五年則增收至五萬一千餘兩此外各局均經臣照章比
較前三年收數無不加增開支各項悉歸核實辦理又重
慶鹽釐局從前濟楚每引征收銀三十七兩五錢檢查每
年收數不過二十七八萬兩臣到任後既爲之除去鹽包
加重之弊因爲之酌減釐銀定爲每引完釐二十五兩而
四五兩年收數皆至三十四五萬兩轉較未減之時多收
五六萬兩此外如富犍兩廠餘鹽票釐三四年前犍廠所
收每年不過數千兩至多不過萬餘兩富廠每年所收至
多不過四五萬兩合計兩廠收數約有六七萬兩自四年

整頓以後犍富兩廠所收票釐四年則收至十四萬數千兩五年則收至十五萬數千兩其潼川府一卡從前收數不過數千兩至萬餘兩不等自四年整頓後每年收數增至三萬數千兩不等合計通省貨釐鹽釐每年所入已不下四十餘萬兩就從前額定之款已設之局核實整理但使利歸公家不入官紳私槖至於釐數皆有減無增並無分毫病商病民此近年辦理鹽貨釐金之明效舍此更別無可整頓也又戶部原奏嚴查州縣交代一條川省交代向多逾限經年累月不清不結　臣到任後即查看情形參酌時勢明定章程通飭查辦其從前虧挪交代延不清解者均已次第參劾勒限嚴追現在各州縣交代均飭依限

結報四五兩年以來以前挪虧之款催繳既多而以後實少虧空之弊是以司庫去年撥解協餉尚有贏餘即其明證臣當再督飭藩司恪遵此次
諭旨力守定章隨時確查埽除一切疲玩積習斷不敢回護縱弛以重
功令又戶部原奏嚴核各省奏銷一條以地丁爲大宗川省地丁額征六十六萬餘兩均係年清年款其餘田房稅契魚牙當課及鹽茶課稅等項亦屬正款各州縣如有短欠於奏銷時即開具分數清單將經征不力之員奏參摘頂勒限嚴追逾限即照例參處部中有案可稽並無停壓不辦之弊又戶部原奏停止不急工程一條川省一切工

程久經停止間有工作多係民間捐辦惟都江堰歲修工
程有關十數州縣農田爲萬不可少之需現除例定歲修
銀兩外如有隨時搶險應撥之款均係自行設法籌辦並
不開銷正款又戶部原奏核實緞疋折價一條川省前准
內務府並戶部咨年辦綢緞貢貨一次自本年爲始已停
止採辦其五年分已經派辦之貨前經督飭鹽茶道查照
成案遴委員核實經理仍比較歷年所需價值切實核
減詳細報部以上所陳各節皆近年辦理實在情形此外
如有未盡事宜容再博訪周諮籌度辦理總之興利不外
除弊能多除一分之弊卽可多興一分之利如只知取盈
於終歲勤動之民有傷元氣臣決不敢爲也至臣渥荷

殊恩重膺疆寄凡利
國利民之事惟有知無不爲爲無不力斷不敢因循怠玩
罔念時艱致貽
九重宵旰尤不敢遠嫌避謗稍事遷就希圖見好寅僚況
蒙
聖訓周詳益當刻自惕厲率同司道守令潔己奉公各盡
職分所當爲輔臣力所不逮總期有裨帑藏共濟艱難上
副
聖主安不忘危之至意除扣平減廉兩款銀兩向歸藩司
彙收彙解容俟飭司查明已經撥解若干存賸司庫若干
另行分晰具奏外所有川省近年籌備餉需情形理合查

照部議各條先行據實由驛四百里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遵　旨覆奏都江堰工成效顯著摺光緒六年四月十六日

奏為修復都江堰工成效顯著於民生確有裨益謹遵

旨據實覆陳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光緒六年二月二十九日承准軍機大臣

字寄光緒六年二月十二日奉

上諭前因有人奏四川修築都江堰隄工奏報不實等情

當諭令恆訓按照所奏各節確查具奏茲據該將軍先後

奏稱勘明都江堰外江淤沙堆塞地勢高於內江丈餘丁

寶楨復將內江挖深一丈七八尺水勢全注內江連年堰

工衝塌實由分水不勻所致灌縣等處並無淹出農田八

萬餘畝之多又據恆訓奏稱鹽務辦理官運實係病商病

民流弊甚大蓬溪南部鹽釐局改立新章釐數加增鹽價日昂小民益困各等語丁寶楨疊次所奏修築隄工整飭鹽務各情均稱具有成效朝廷以該署督辦理地方事宜尙能破除情面認眞整頓故責成始終經理信任不爲不專丁寶楨若果事事措置合宜何至人言嘖嘖此次恆訓所奏竟與該署督奏報情形迥不相同著丁寶楨按照恆訓覆奏各節據實明白回奏如敢意存掩飾貽誤地方恐該署督不能當此重咎也恆訓摺片四件著鈔給閱看將此由驛四百里諭令知之欽此仰見聖主邇言必察實事求是至意臣跪讀之下欽悚莫名伏查都江堰之壞非壞自臣臣之修堰並非將該堰遷移而

改置之也亦就其自來形勢爲之疏其壅塞培其隄埂以
順民之情而救時之弊耳且堰工關繫十餘屬農田百姓
利害切身若不應修而妄修與修之有不如法民必羣起
攘臂而爭之即如上年恩承童華擬將分水大魚嘴退修
四十丈甫有是議而十餘屬之紳民早已譁然呈稟紛投
經臣多方開導司道會詳請據情奏罷而後已此可概見
今堰工修理已經兩年隄無衝缺田無被淹年豐穀賤迥
異從前田家者流毫無異議而論者乃輒以空言訾詆臣
實不知其何故茲敬承
垂詢敢就該將軍所奏各節謹爲
皇太后

皇上詳悉陳之如恆訓奏稱原修人字隄金剛牆一百三十丈前經恩承童華查勘時已衝刷過半嗣復衝毀殘缺現僅存石工三十一丈又竹籠培修者四十五丈其餘石子堆疊者五十四丈等語查人字隄一段自離堆前面起至分水魚尾止原長一百三十丈臣三年十月經勘時見隄身石籠完砌者三十餘丈其餘均零星殘毀無所謂隄也當時民間俱稱歷年歲修工程草率以致如此又查向來人字隄皆籠石鋪砌只能經歷一年次年非另換籠裝修則必不可用因令署灌縣知縣陸葆德會商紳民等試將籠石改爲石工以期永久而省帑項適逢江水奇漲致金剛牆突被衝決至十月水涸隄身全現當飭丁士彬等

前往確查衝缺之處連隄身共計長三十七丈有零隨卽

欽遵

諭旨飭令補修今查自八字隄頭段逐一丈量至第二道

湃缺長二十五丈石條完整其第二段二道湃缺金剛牆

四年經水衝刷者約長八丈係前培修時已改用石籠其

第三段計長三十六丈原無損傷因丁士彬等嫌隄身略

高過水不便遂將下截二十丈面石拆去四層照舊培修

竹籠其第四段三道湃缺金剛牆長八丈卽係當日衝毀

之處其第五段直接離堐長五十三丈石條完整者約三

十丈其隄根隄面當日間有衝刷者二十三丈此段石條

五十餘丈上年已同第四段一律改用石籠補齊以復舊

觀皆係培修時改石爲籠始全行拆換並非五十餘丈當日全被衝刷也茲恆訓於此僅將大數查量而於各段落辦理情形未曾明悉其所稱石子堆疊者意必以爲原工如此不知都江堰所用石籠連年經水泡日曬卽形糟朽每年冬令必須淘沙另換其有各隄岸石籠朽爛者均任附近居民取以代薪仍將石子堆存原處以備另裝此二百年來歷辦成法恆訓於臘月初旬往勘正六年分歲修辦工之時舊籠全撤新籠未安其所稱爲原修人字隄金剛牆者既非四年大修時情形亦並非五年歲修時情形乃於此並不能分悉其不明堰工辦理事宜可見至原奏所稱人字隄金剛牆一百三十丈前經恩承童華查勘時

已衝刷過半嗣復衝毀殘缺查臣修堰在三年十二月起至四年三月初旬止人字隄衝缺在四年五月下旬丁士彬等補修在四年十一月至五年二月恩承童華往勘係在五年正月是時補修隄工已將及半二月即行完竣經丁士彬等稟請驗收臣於三月初率同成縣水利道崇綱親往收工驗明一色齊整兩岸人民觀者如堵如使當時修理不能堅實崇綱職司水利固不肯默無一言代人認過而百姓受害切身豈能一無異議迨四月下旬水勢大發適臣正在灌縣查水則已過十八畫可謂盛漲臣終日與水利同知劉廷恕在二王廟查看極慮波濤洶湧而人字隄宣洩合宜全隄晏安是時川北道董潤因公來灌與

臣同覩情形此可查而知也迨至六七月後民無報災之處年豐穀賤昭然耳目實不知恆訓所謂復衝毀殘缺者果係何時果係何處也況恆訓前往查勘時悉取有水利同知盛時彥灌縣知縣陸惠疇出具隄工並無衝毀切結何乃一概抹置而竟憑空以置詞乎此所言人字隄工段落之實在情形也又所稱分水大魚觜用石條當頭陡砌加高一丈一遇盛水反致衝激漫溢等語查索橋上分水魚觜歷有歲修向因工程偷減裝籠卑薄不能得分水之用臣以此處當大江正流之衝且賴以爲截水關鍵所繫極重非堅厚高大安能抵禦乃用大石砌高而於魚觜之前及兩旁均加石籠外護數層自三年十二月工竣後至

四五兩年迭經大汛衝擊至今屹立中流毫不動損是其得失不辨自明乃恆訓反謂加高一丈盛水反致衝激漫溢試問加高一丈盛水猶且衝激漫溢設再卑薄則水將翻過魚嘴二丈以上是一片汪洋更何從藉以分水其漫溢又將何如事非親歷又不得其肯綮第懸空妄論寶亦難矣此所言分水魚嘴之實在情形也又如所稱勘得太平橋各處橋梁旱地水田多有衝毀天齊寺前橫衝大河一道訪詢紳耆咸稱本年五月二十一日江水泛溢過人字隄金剛牆並離堆之腳均有衝損等語查堰工專重民田灌縣崇郫各屬田地當四年奇漲時實未分毫衝淹前恩承等查勘覆奏已稱民田並無被淹至上年水勢較四

年稍殺各屬田地一律豐收不能掩人耳目如果多有衝毀則民閒完納丁糧津捐爲數甚多何竟無一呈懇求減免州縣亦無一稟懇求撫恤設謂州縣盡皆諱災則歷查光緒二年以前各屬凡有被水衝沒田畝者民閒無不呈報州縣無不據稟皆有舊卷可考即現在四五兩年如江津綦江彭山秀山等處稍有被風被雹被蛟者該州縣無不稟請撫恤均經臣籌發具奏有案茲灌縣等處衝毀旱地水田既多而民閒不聞一處言災不見一戶報災且完納丁糧異常踴躍豈成屬百姓獨有私於臣乎至都江堰向分官工民工官工則責之官民工則歸之民定制久遵歷無異議緣江堰首分內外中三江三江以下則分爲支

河十數道支河以下又分大小堰三千數百餘道其各處小堰原只用以過水地窄溝淺易淤易塞歷係民間自辦與官工不相牽涉至川省橋梁甚多皆係民間自行募造官不過問其中有歷百餘年數十年者日久失修不無毀壞如所稱太平橋各處內惟玉帶橋係木橋四洞建造有年其靠東岸一洞木柱早經朽壞民間無力遽修用木支撐臣於三年十月查勘河道兩過此橋目擊如此四年盛漲將中流量水之柱衝側東岸支撐之木鬆動數根餘木倒壞此外各橋均查係光緒二年及同治十二年所衝翻後已多修整內有長甯橋甚大長約一里其水係由彭縣小魚洞發源不與堰水相干其橋有隄三道係同治十二

年衝開隨即修復光緒三年又復衝開因非堰水所經至今尙未全修又三道堰無損其西名金沙堰光緒二三年連次衝開係屬民工現復修砌又天齊寺前衝開橫河一道係光緒二年前所衝四年經陸葆德修整堅實田多涸復何可率意牽混又人字隄一段向來江水漲發過水則十三四畫以外即須令由湃缺上面漫出以免內江泛溢一定之理今所謂五年五月二十一日江水泛濫漫過人字隄金剛牆者實係修理合法宣洩得宜之效何得妄以爲非至離𡍩之脚均有衝損此係同治三年之事與此次堰工更渺不相涉何能張冠李戴此則旱地水田亟未衝没之實在情形也又所稱外江淤沙堆塞一丈有奇上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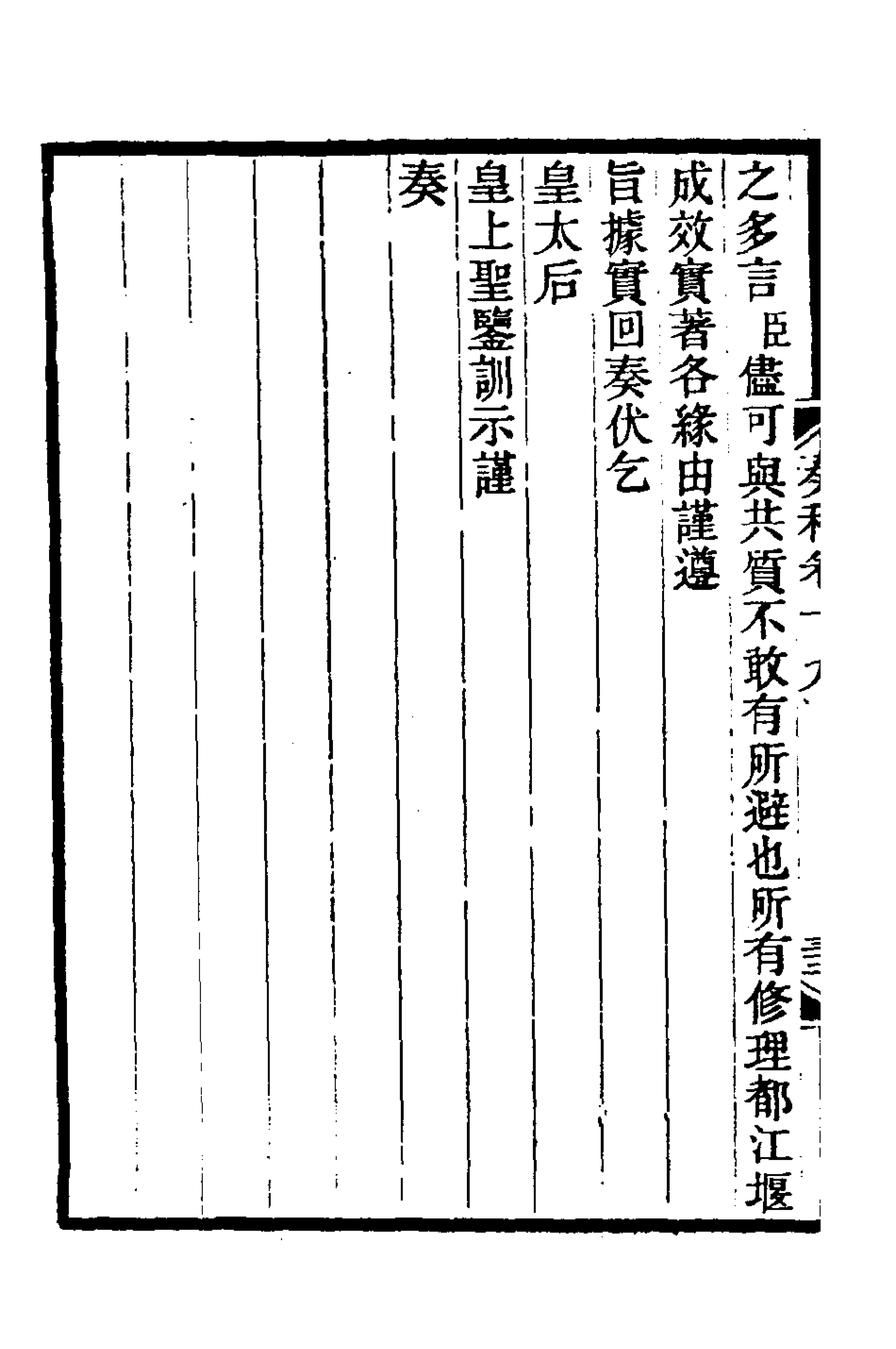
大修又將內江挖深一丈七八尺水發全注內江連年堰工衝塌實由內江挖淘過深分水不勻所致等語查堰工未經大修以前內外中三江自人字隄以下率皆沙石堆積三江已連爲一片臣督飭委員先將內外中三江地形高下用繩牽平測量以定淘挖深淺之準故內外中三江各有淘深丈餘者有淘深至七八尺者皆各憑江形地勢及淤塞高下酌量淘挖有報部尺寸清摺可核且向來歲修定法係先淘外江再淘內江何至有僅淘內江之說至江水盛漲力疾勢猛沙石俱下每年一遇大汛內外中皆有淤積之所次年則酌量挑挖是以定有歲修之例又內江挑挖古制向以挖見鐵柱爲準殆所謂深淘灘也四年

所挖內江卽係遵照辦理至外江口地段先經夏漲水退沙積至是年冬經承辦五年歲修委員淘挖一次五年夏汛復有新淤又經承辦六年歲修委員淘挖一次此堰工自來辦法臣無所用其揑飾恆訓去臘往勘其所見淤塞情形乃四五兩年夏漲後新淤情形中隔歲修兩次安得仍混作大修至所謂外江高於內江丈餘水卽全注內江堰工易致衝塌是未知兩江高下若至相等則內江受水必不足六成外江亦必不止四成更與古人遺制不合若外江過於挖深附近田畝固可免潦而下游分水之處必苦於旱今乃謂外江農民利於決口田水始足臣三年來於河堰尙未體察實未得其解此外江口挖深通塞之實

在情形也又所稱離嶵當水之衝已有塌裂之處設全行
衝塌省門恐爲澤國等語查離嶵本係開鑿內江時特留
山石一角以資屏蔽至今呼爲離嶵正當南江口之衝向
恃上游北面山腳石巖三道將水一擋折使紆回免致直
射離嶵因同治三年修工時前署成緜道何咸宜誤將三
道巖全行鑿去水勢直衝離嶵次年夏閒卽將離嶵衝塌
一隅經該管丞令稟報補綴有案嗣該縣士民屢請補砌
各前任因此石本係天生人功無能爲力尤恐補砌之後
盛漲衝擊石必毀墜塡塞堰口關繫極重是以未敢辦理
亦經前任道丞確切查明詳稟在案臣三年大修時三次
親往查看亦慮離嶵不可久恃會與委員等百計籌思實

無善策因戒委員等只要每年歲修將人字隄完密鋪排使盛漲大水安然由人字隄面湃缺滚出外洋則水勢雖急尙有處宣洩以殺其怒離隼或不致遽損而內外江田畝亦皆獲益緣人字隄之爲用春令則借以蓄水之不足夏漲則借以洩水之有餘與別河隄借以束水攻沙者迥別其隄係水行外江舊路並無田畝若水大不能湃洩一逾寶瓶口必將農田全衝 臣前奏稱水從金剛牆衝缺而去內江各堰但有灌溉之利略無泛溢之患者係屬實在情形非敢張皇創論也至謂離隼全衝省門卽爲澤國一層恆訓所慮誠是然省門成爲澤國不必在離隼全衝之時但使內外中三江久任淤積則江水挾建瓴之勢阻遏

橫流盛漲即爲可慮臣初次奏請修辦堰工即引前丙年福建省城被水爲言實見及此至此處日後果有衝塌此則同治三年時承辦堰工之失意其中或有數定臣於歷次查勘時深思遠慮百計籌維竟苦於天工人力之不可相敵而無法補救於數十百年之後此則智絀材短負疚神明問心難安者也竊臣之辦理堰工惟有於人字隄一段因泥於經久省費之說易籠爲石致盛漲時堰工衝損三十七丈有零無可辭咎至於疏瀹壅滯修固隄埂兩年以來各屬農田既無以前淹沒之害且獲以後涸復之利年穀屢豐人民和樂即以歲修而論較前省費亦多而民間無復隨時派累之擾此皆可憑諸天日詢諸輿論雖人



之多言臣儘可與共質不敢有所避也所有修理都江堰

成效實著各緣由謹遵

旨據實回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都江堰涸出田畝並無虛飾片 光緒六年四月十六日

再恆訓片奏該將軍履勘隄工沿河逐一查看仍然支流錯雜亂石縱橫並無涸復田畝及抵灌縣札調六州縣卷宗詳覈半屬子虛金堂縣於光緒四五年衝毀民田旱地七千餘畝郫縣崇慶溫江連年被水衝壞糧田亦各數千畝數百畝不等均係丁士彬授意委員會同地方官揑報虛飾光緒五年正月恩承等踏勘數目情形最為詳確 臣 惑於丁士彬之言含混鋪張率行具奏圖為開復地步欺罔情形於此可見等語查修堰一役 臣 原為民生起見非別有所為而為也當未大修時各屬士民紛紛以田畝久淹賦入無出呈請興修 臣 隨檢光緒二年至同治初年各

卷查核灌縣溫江崇甯郫縣崇慶州金堂各屬稟報民田被水淹沒者不下二十餘萬畝後至灌縣查看江身淤墊太甚復詳詢知縣陸葆德及各鄉民均稱該縣逼近江干連年堰隄潰決民田淹沒實不下十餘萬畝淚隨言下 臣爲惻然迨四年三月堰工修竣至五月下旬適逢江水奇漲沒過水則人字隄金剛牆一段突被衝決水勢照常流出外江內江田畝晏安無事 臣時恐外江各屬或有漫淹隨委員分投往查據稟外江亦毫無淹沒至七八月內農田收穫普慶豐登穀價頓賤是年冬間糧價較三年前每石減少銀二兩五六錢不等 臣私心竊喜以爲水災既免前被淹民田必有涸復其時丁士彬署成緜道當飭其委

員前往各該縣會同地方官切實查勘有無涸復之田並實在涸復若干據實具稟查考嗣據會同查明各屬涸出之田核計實共四萬九千六百餘畝至五年堰工自三月開堰至八月秋成江堰順流年穀大豐比四年收數有加而省城委員買穀煮賑穀價較四年冬閒加賤臣又札派委員分赴灌崇各屬仍會同地方官履勘確切據實稟報復據該印委員查明將成熟可墾共三萬三千三百一十餘畝明晰開摺具稟臣綜核兩年共涸復田八萬二千九百餘畝當經據實奏報今恆訓乃謂履勘隄工沿河查看仍然支流錯雜亂石縱橫不知都江堰在離堆之前共分內外中三江以下則派別支分散爲堰河十數道分流各

屬再下則又散爲大小堰三千數百道分溉各鄉各村田畝其勢愈遠分派愈衆江身本係石河有河即有石民間皆以之塡砌溝瀆是所謂支流錯雜者乃都江堰分堰自然之勢所謂亂石縱橫者乃都江堰生成自有之形孰能改易至於州縣委員查案稟報查各省辦公凡關繫錢糧倉庫以及命盜緊要重大事件無一不由州縣申詳以昭實際或慮州縣不實不盡則再委員會辦以爲稽考成憲昭垂同此遵守今恆訓謂臣等委員會同該州縣查明涸復之地畝調卷詳核皆屬子虛夫以州縣委員之印稟清摺而謂之子虛則是身任地方之員印文皆不足憑國家何須用州縣且恆訓亦係委查誠不知其所委者係

何等賢員所查者又何以若此之盡可靠也至謂金堂縣五年衝毁田七千數百畝崇慶溫江等處更衝毁數千畝數百畝不等眞乃任意妄言誠不解其何據又謂年來涸復田畝州縣爲之申詳奏請
加賜江神封號匾額又以江流通暢農田安堵公懇臣爲之奏請
頒發
關帝
文昌匾額是州縣可謂工於迎合豈百姓公懇亦謂之工於迎合耶至謂民田淹沒恩承童華踏勘數目情形最爲詳確查上年恩承童華查勘堰工只言人字隄修法不合

與衡刷情形至於地畝則奏稱尚無被淹之處亦未奏有
勘明實數恆訓不知何指至謂丁士彬授意委員揑報虛
飾臣有聝於丁士彬之言含混鋪張率行具奏圖爲前案
開復地步等情查從前各屬民田淹沒均非臣等任內之
事此時即無一畝涸復臣等並無責成且臣前修堰工其
意只求現在之民田可以免害並未計及從前之民田能
以涸復本無功之可言亦何功之可冒至四年丁士彬委
員查勘地畝已否涸復係地方官分所應爲況其時並不
知有查辦堰工之舉更不知有因此革職之事何須授意
委員代爲揑報且委員與各州縣兩次共二十餘員若使
田畝並無涸復亦安能合二十數員同爲一心將無作有

甘蹈虛誣之咎又況丁士彬革職後成屬紳民因兩年來
農田豐收多有涸復在　臣　署紛紛呈懇代爲奏請開復計
者百數十起　臣　均諭飭不行各紳民等又在該將軍處以
民田獲利等情再三公呈懇爲代奏開復卽該將軍去冬
前往灌縣亦云該紳民等又爲之公懇查明代請開復向
使大修之後田地仍復被淹且無涸復是丁士彬已革之
員與民無與該紳民何能至再至三爲此不情之請此而
謂其授意揑飾亦誣甚矣　臣　前爲丁士彬奏請開復係按
照河工定例請
旨辦理原不與涸復田畝相干恆訓乃謂爲含混鋪張圖
爲開復地步何臆度之甚也夫　臣　措置未當怨尤交集掌

聖主遡格矜全不加譴逐咎已寬諸既往過思補於將來
亦何敢用其鋪張更何忍肆其欺罔且
國家有欺罔之臣法令所不容貸恆訓與臣同官川省川
省從前時事之敗壞若何與臣現在辦事之難易若何夫
豈不知之乃不能諒臣辦事之苦衷原不足計至並不究
事之虛實殊有難堪現今
聖明在上臣復何所置辯惟有仰求
俯加查實俾臣稍解欺罔重咎不勝悚慄懇款之至所有
都江堰地畝淤復並無虛飾各情謹據實覆奏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鹽務官運商銷成效片 光緒六年四月十六日

再恆訓具奏鹽務辦理官運病商病民無裨於
國等語臣詳閱所言如所指營勇口糧委員薪水一切局用及護本引底平餘各款此皆臣開辦時議章奏咨核覆並經上年詳晰具陳有案無可再辯且鹽務辦法各章程要皆出示刻本發交商民人人共知共行其有病無病商民自能言之非臣可得而掩飾其收支款項行銷引張各數目皆奏明分咨釐爲案據處處可稽可考其有裨無裨部臣自能核之非臣可得而朦混是亦辯無可辯者也惟其中有不可不辯者如臣前請抵撥京外捐輸銀二十五萬餘兩原聲明在徵收稅羨截釐項下撥解並非另有誅

求自丁丑戊寅兩綱奏銷於水陸額引全銷外又帶銷積引數萬道除正額稅羨截釐全收外其帶銷積引所收稅羨截釐又七八十萬兩均係以無用之廢紙變而為有用之正供且皆

國家從前所視為不可必得者即以撥抵滇黔捐輸使川省出項至數十萬而入項仍依然無損謂為贏餘當不為過而該將軍乃謂止多得數萬兩 臣不知其何說且謂以數十萬成本博取數萬之利乃擬之發商生息是真不曉官運之辦理為何如又不究明原辦之章程案卷為何如貿然上疏其誣罔 臣者本屬無損而其眩惑

朝廷者實不可不急為分明以留此公家之鉅款也又謂

徵收之款並未實徵在庫此尤關繫甚重者臣更不敢緘默查

國家徵收款項惟在實有著落報入奏銷聽候部撥爲準官運徵收丁丑戊寅兩綱共收正款銀一百三十七萬餘兩現除撥解滇黔抵捐銀十二萬餘兩實存銀一百二十五萬餘兩又解還帑本銀二十五萬兩外合之欠解帑本暨票釐兩款現共實存銀一百六十四萬餘兩此時憑之以源源購運接濟商行以鹽合銀分毫具在如有軍餉急需部中何時提撥卽應時委解若竟不辦官運則各岸局三四月內卽可全數收回不短絲毫譬之有源之水分注不竭此中安可含混如有含混設部中一旦提銀在臣等

固甘心受累而隨同具詳之藩司鹽道亦何故代人認咎卽各岸局委員當此微差亦何竟無一二懼禍之人盡甘心與臣等受無窮之累乎此情理所必無者矣至謂發商生息一款乃係本省自行籌備辦公必不可少之款因發交當商不肯加息承領無款支發始不得已而謀之官運局代爲發商生息其領銀有商名其繳利有商號此各省所通行而乃謂之爲弊誠不知其弊安在也至謂聞該局近有虧折等語查虧折必須指出款項又須指明數目方能責人若含糊而加人以虧折之名恐大小各局委員必不甘受誠不知該將軍何所聞而出此也至奏銷係以鹽引到局爲局成之始卽以開局發鹽爲奏銷之期均係先

事據實奏明辦理何爲含混嗣官鹽到岸商人以費除價輕情願領售何爲居奇又唐炯在瀘州修有裕濟鹽倉並於各岸建倉儲鹽係仿劉晏常平辦法以備冬令井河水涸爲滯運時接濟此乃正辦並經咨部查照查戊寅綱報銷時倉內之鹽早於上年十一月銷運完竣何得謂非實銷且該將軍既云滯銷其於既銷之鹽忽又以爲勒銷忽又以爲非實銷在民非實銷在邊如果未銷何以前綱水陸殘引現已照章由局全數詳咨繳部是此項鹽觔不銷在民在邊竟銷歸於無何有之鄉耶臣愈不可解也且銷一引即有一課如果未銷則款已列入奏咨臣與唐炯亦有身家獨奈何徒博虛名而受實禍乎至謂臣前奏滯銷

情形係屬巧於諉過查上年春夏間各商傳聞官運有停辦之說懷疑觀望行銷大滯闔省皆知嗣欽奉
諭旨臣恭錄出示曉諭後局勢乃定行銷遂仍踴躍自秋迄冬銷引過倍本年正月銷冊到臣細加查核實屬有盈當經據實奏咨即此次臣閱伍至瀘接見永甯道延祜亦向臣言上年春夏間謠傳官運將停鹽務變更大局幾壞幸事機早定自八九月以後異常暢銷實爲可喜等情查官運局設在瀘州永甯道亦住瀘州此其目睹言當不謬今乃謂商疲引滯由於委員夾私售賣所致則夾私售賣者究係何員何不指明撤之以置於法而乃爲此含糊之詞是安足以服人乎至謂引底爲困商是又未知引底一

屢係發給坐商以示體恤會經部臣駁斥不准臣以該坐
商等從前行引時急公可憫特爲籲懇
恩施准發今該將軍乃指恤商爲困商臣實未得其解又
平餘一項係官運局購鹽發鹽出入四五百萬兩零星雜
凑集少成多故有此款本非格外所得又查各省藩鹽糧
關各庫凡有徵收皆有平餘歷係經徵之官吏一切人等
領取辦公公家從不過問今官運局此項平餘各大小委
員終歲辛勤不敢蹈常習故情願分文不取全數歸公洵
爲潔己自愛乃反以之爲咎天下庸有是理乎况此項平
餘臣奏明作爲將軍副都統及各道府公費從優酌給裁
去各項節壽陋規以端吏治掌

恩俯准在案何得以之為過且該將軍於定給公費之時意欲求多　臣已經照辦嗣又以公費不敷為言　臣復飭令唐炯極力湊挪酌量加益今忽指平餘為困商是該將軍何言行之頓異也又所謂涪岸大興公號為唐炯隱名所開此更不知憑何而出查官運開辦以來增設商號數十家非止大興公一號而大興公實係川黔商人湊資開設照章繳本認岸准其承辦緣官運本係招商但使有商繳本承岸唐炯即應聽辦理豈能阻遏商路今以此為隱名開設則凡滇黔各岸商號均可指為唐炯所開隨意妄言致使任事者無故蒙冤人亦焉能忍受哉總之官運辦法用意全在除弊疏引弊除則引疏引疏則課裕自然之理

查前次部臣奏稱鹽務之利病當視運銷之暢滯徵收之盈虧爲斷實爲扼要之論執此考核分毫不能支飾非空談可能動聽也伏查川省鹽務爲
國家第一自然之利亦爲川督第一應辦大事自咸同以來貪吏奸商句結攘奪臣至此爲之收回實於此輩大有不利非阻撓之使不能行決不甘心恆訓此中或不免有誤聽人言之處亦未可知至臣自顧無能仰蒙
聖主畀以重任即年來措置失當動招指摘復屢荷
矜全逾格不加重譴身非木石能勿感泣圖報此次恆訓所言臣實自信無他然亦不敢稍自寬貸自查閱營伍出省二日後欽奉

諭旨飭臣明白回奏臣撫心自問官運辦理實爲有益或者耳目爲人所蔽亦不可不察因於所過之嘉定敘州重慶瀘州敘永各府廳州縣均係滇黔邊計引岸所有各道府廳州縣及各處佐雜教職等官並沿途接見各鄉場保正牌長紳耆士民行號各商並繞行犍富各廠延見各竈戸人等無不虛心探問訪求官運之害而官紳士庶商號竈戸人等衆口一詞均稱開辦官運以來民皆食賤商皆獲利私販稀少實無稍害均係實情何能矯强臣又密派人於經過場市改裝潛行買鹽一二三四觔以資考察鹽價較前實賤毫無疑義如有一毫欺飾臣甘斧鑕之誅現雖身被不韙而臣受

恩極重不敢尤人惟有督飭唐炯董率各員振刷精神益
矢清白將一切廠岸事宜照常悉心經理決不稍隳志氣
益期推行盡利顧民生而裕公款稍可無負初心並以仰
答
高厚生成於萬一所有川省鹽務實著成效委無困商病
民帑項確大有裨益各實情謹遵
旨附片明白回奏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蓬溪南部鹽務情形片光緒六年四月十六日

再恆訓片奏查覆蓬溪南部鹽務情形以爲困民而仍無裨於

國等語臣詳閱所言於此中事理多未明悉事關蜀中民生饟需有不敢不縷晰直陳者查蓬溪產鹽地方一爲西廠一爲東廠共計十六處西廠則行銷安岳遂甯中江東廠則行銷南充岳池廣安銅梁大竹合州亦有分行安岳遂甯者而惟合州之銷路爲尤寬以其可以下浸江巴長壽等州縣也乾嘉年間潼川各屬引鹽歸商採配鹽法至爲肅清嗣道光中年鹽務漸壞私鹽漸行充斥商疲課滯不得已遂將潼引改歸犍富帶銷而蓬溪一縣私鹽私銷

各州縣如故至咸豐六年前督臣黃宗漢見蓬溪私鹽充塞太多乃創設潼屬康家渡水路鹽釐以資軍餉而該縣行水路者不過十分之一因復於陸路各廠議派釐金而該縣屢次滋事乃設爲班口釐錢定納釐錢八千串而又歸之於紳收官解亦可見該處民情之狡黠矣夫所謂班口者卽就井設車推水二人爲一班一人爲半班也班口之名本屬不正而當蔣議派之際苦樂又屬不均是以行之未久弊竇叢生有井竈昔多今少而班稅仍不能減者有井竈昔少今多而班稅亦不能增者有愚懦抑勒重派漸至蕩產傾家者有强梁包攬分肥積欠估霸抗官者始欠在紳繼欠在官久之而竈欠亦復不少甚至官紳日事

追求至有令書差擡墊繳出而責竈民償以十數倍者溯自同治以來班口鹽八千串其實解鹽道者多不過二三千串其餘大半侵吞以故愚樸之民受累日深含忿日久往往聚而報復千百成羣時相爭鬭實爲可慮且查蓬溪之鹽本有額定井口額行引張定例係以本縣額煎井鹽銷本縣額行引張自咸豐以後該縣私井日開近年則幾於無處不有歷來官不查究一任將鹽私販紛向有引各岸灑賣以致各岸正商引滯不行虧本歇業控告不休而該縣之私鹽直若行所無事殆不知井之爲私井鹽之爲私鹽矣臣三年到任後初不知該縣之販私如此其甚第核其所謂班口鹽者收解大相懸殊乃欲爲之更正始令

鹽道確查辦理而該縣各竈戶遂紛紛呈懇減釐臣以該
竈戶既屬困窮自應體恤因爲酌減錢三千串以爲可以
如數呈解矣乃年餘仍不行解繳臣又詳加查訪均以爲
該縣人情狡强已成故習後臣由川北閱伍道過南充等
處沿途所見挑販成千累萬無非蓬溪私鹽心竊憂之又
因其積習已深且均係營生小民未可操之過蹙仍欲以
抽釐之法作化私爲官之舉又緣該縣前定班口釐金本
屬偏枯因爲仿照富犍辦法就竈抽釐一可以稽其井口
之增減一可以核其私販之多少而且令竈戶有鹽出賣
始爲抽釐鹽未賣出則不抽釐使井多鹽旺之戶不得獨
專厚利井少鹽乏之戶不致隨從賠虧現在分別水陸兩

路以定等則上等近水巴鹽每挑抽錢一百二十文花鹽每挑九十文下等行陸巴鹽每挑抽錢九十文花鹽每挑六十文層層體恤減之又減至今竈販均皆稱便近且有恐昔日班口釐金之復行而票釐之不行者人心助順實非虛語若恆訓所稱爲三文四文者尙係初時試辦之事且於現辦水陸分別情形實亦未悉至該縣上年私販聚衆滋事殆因查釐委員湯桂生驗有無票之鹽驟行查拏各私販見該委員人少恃衆滋鬧經蓬溪縣知縣派該縣團總周煥堂帶領團丁前往彈壓該私販等不服遂在周煥堂所開之錢鋪肆鬧該團丁等上前阻攔互相爭鬬致戳傷私販六人後該私販糾衆多人復欲尋仇經派紮太

和鎭之營勇前往諭導亦卽時散去惟營勇未到之先該私販已將周焕堂之祖墳挖毀臣亦經札飭該縣查拏兇犯究辦此外並未别滋他事至南部一事從前該廠鹽秤觔兩若何迄不可知惟就同治二年知縣黃起元奉札赴該縣抽釐係以九十六兩爲一觔作秤每觔抽錢一文後又定爲解釐銀六千兩而歷年以來收解頗多不實臣上年飭南部縣切實稽查始據稟報自同治二年起至十一年止各首事共虧挪釐銀八千兩又自同治十二年起至光緒三年五月止四年之間又虧挪釐銀一萬二千三百兩其同治十三年以前虧挪者無可查究十三年以後虧挪者現仍飭縣著追臣以此項釐銀本爲助餉乃盡供貪

紳侵漁肥己抽釐窦為當即將該縣釐局改爲委員抽收不准劣紳包攬而又以該縣從前九十六兩作爲一觔之秤實屬大違例禁當飭鹽道酌議改辦旋據鹽道詳請該縣之秤不可爲訓應改爲十六兩天平爲一觔每二觔抽收釐錢三文並稱所定較他屬井小之處尙從輕減 臣即批准照辦嗣據抽釐委員又因竈戶呈懇求減復經議明以每觔天平節半秤爲一觔每一觔抽釐錢一文具稟 臣當以該縣原秤核計照從前九十六兩作一觔之秤應合六觔作一觔今以天平節半秤每一觔抽錢一文合計僅只抽釐錢四文較之鹽道原議所定十六兩天平作一觔每二觔抽錢三文者又減去五文實屬無可再減嗣經該

委員等又以前議廠秤一觔抽錢四文固屬因地制宜辦理然較原議太覺懸殊今始議定改爲照每包一百八十觔除去皮耗四十五觔作爲每包一百三十五觔共抽錢一百三十五文較之原議減少錢三十文等語　臣　以所減之數較原議所減有限當批飭姑准照行私意原恐此後尙有必須酌減之處是以未肯遽爲定斷以便委員等隨時詳查辦理且使各處釐局亦不能藉口覬望以顧釐需至於抽收之法則令仍照富榮鹽局章程以除一切抑勒偏私之弊其酌改釐章以後所有光緒三年五月後各竈戶尙欠餘釐銀四千九百兩經該竈紳邀懇減免　臣　亦允爲照辦以示體恤是　臣　於南部釐金因去不經之秤而爲

一再議減均經鹽道委員通盤酌量比較通省鹽釐大加核刪而臣猶遲徊審慎批行亦可謂委曲求盡矣惟此項酌定釐金反覆斟酌稟詳至十數次而後定故前奏未能一一縷陳此該將軍所言與原奏有不符者此也至南部蓬溪之鹽行銷川北一帶與川東鉅岸不同臣亦知之惟犍富均行正引而該二縣全係販私臣職司鹽務萬不能不設法箝束以肅鹺綱且犍富釐金每觔照天平秤現收錢五文蓬溪之鹽水路極便又遞減一文陸路較難者則遞減至三倍此皆因地制宜未敢稍形拘泥然用意全在恤商此人人所共知共見不待臣之強辯至鹽販糾衆闖關不服盤驗久爲川中積習即如從前梟首任韋馱江大

煙桿陳海山等皆有礮船陸師拒敵官兵到處搶掠地方鎮道莫敢過問臣三年到川時始全行拏獲辦理是川私之甚實不止糾衆闖關今鹽販雖未能盡絕然較以前實多斂迹水路行旅均可查問並非虛語該將軍乃以爲係釐數較增所致豈可謂爲定論又所稱釐數日減一日者則有各局冊報可考鹽價日增一日者則有商店簿據可查其減與不減增與不增更未可以架空虛言即爲定論矣伏念川省隱患一曰會匪一曰私梟會匪中不僅游民光棍即家道殷實紳士亦有與之聯絡通氣如從前包攬鹽釐之奸紳土豪平日朘削竈販侵蝕公帑皆必分潤會中之人始得高枕無恙否則刼奪不免相習成風毫不爲

怪甚至會匪事發而劣紳反爲之出名營救若不變通整頓地方何以望其久安至川省私梟必須善勸與其緝之而難盡不如化之於無形上年 臣 等建議改設富榮犍樂井研各票釐局減輕釐錢體恤窮販不准各岸商號私養巡丁妄拏票販即是化私爲官之意行之將近三年收釐日豐成效大著前之持刀攩礮千百爲羣者今則安然謀生不干有司之禁此其故何也蓋立法貴乎嚴密先不使肩挑背負之徒與竈戶僥倖舞弊則所過之處人自不能挾制磕索既屬正當營生又何須匪徒保護是前日之所謂梟即今日之所謂販也 臣 方冀竭慮殫精日漸月摩爲川省潛銷此患至於釐金本係軍餉日迫爲萬不得已之

舉臣原知此事即使極力從減總非便商便民之道而無如時勢艱難有非此不能裕國者亦不能不隱忍遷就從權辦理然以臣所定之釐較之從前數目之孰增孰減報解之孰寡孰多川中百姓公論自在未可誣也所有遵旨覆奏蓬溪南部釐務緣由謹據實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謹奏

瀝陳辦理鹽務情形片光緒六年四月十六日

再官運鹽務臣既灼見從前積弊因遵照雍正年間成法

辦理又復上稟

宸訓下集羣力苦心經營今將三載商樂價輕民喜食賤各有實據而職司度支之司道亦共見其推行無弊深資周轉乃局外不知憑空橫議臣忝任疆圻非無知識頻遭誣詆能弗腆顏自顧清潔之身亟思將一切帑本及兩年來徵收各款一百數十萬兩全數繳還以明心迹惟臣自

念受

恩深重分有當爲況值時勢艱難公用竭蹶今每年不事他求而坐獲百萬自然之款殊非易易且現在鹽務官吏

亦深知前日之非漸次轉移惟王余照等一二奸滑之徒挾其多貲仍冀官運不行復得壟斷獨登肆其横霸臣前參革拏辦以其避匿甚巧未遽弋獲浮議之生外閒傳言皆其私造或非無因仰維
朝廷洞鑒萬里極爲主持然後川省數十年糜爛之鹽務與
國家數十年已失之大利臣賴以一力廓清而收回之此後極望循章辦理則民生
國計更當蒸蒸日隆不止如今日之充裕是臣之所以上報
主恩而亦即以下對商民者也如或慮事有難行則此二

年徵收各項以及帑本百數十萬臣卽於數月內飭令各岸局承辦委員一面將應發之鹽毋庸再運卽一面將應交之款悉數歸還决不分毫短絀惟惜已成之局旣壞卽難復振而

國家百餘萬正供隨之而去欲求此日之循法恤民而帑項自足或恐不能天下事爲之甚難言之甚易成之甚難隳之甚易由今溯前確有明徵犬馬何知惟思顧

主實不能不撫膺增痛也拳拳愚忱惟懇

聖明洞察不勝愧汗惶悚之至謹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甘肅階州番匪就擒邊境肅清摺光緒六年五月十一日

奏爲階州番匪首逆就擒川甘邊境肅清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前將甘肅階州番匪倡亂調派兵勇嚴密防堵緣由具奏在案旋於本年四月二十九日承准軍機

大臣字寄四月十七日奉

上諭左宗棠等奏番匪滋事兵團勦辦獲勝現籌辦理情形一摺該匪既有入川之語著丁寶楨加意防範如有餘匪竄擾立卽派兵勦辦毋任貽患地方又於五月初二日由兵部火票遞回前摺內開軍機大臣奉

旨知道了仍着懍遵本月十七日諭旨加意防範毋任匪徒竄擾各等因欽此謹卽欽遵轉行各將領知照隨查臣

等前次拜摺後續據松潘龍安文武具報階州遊擊陳再益於三月初十日四更出隊攻克黑松坪番莊殺賊甚多擒獲逆首哈力等正法其瓜子溝逆番亦經西固哈河壩團民拒殺七十餘名生擒十四名訊供梟示又三月二十五日甘省道員譚繼洵龍錫慶等調集虎威安左等營在殺賊橋分投接仗殺斃生番數十人奪獲牛羊甚多陣亡哨弁一名勇丁帶傷十餘人番匪仍退入瓜子溝四月初三等日陳再益麾兵進剿疊獲勝仗現有番寨投誠等語臣等竊以甘軍雲集逆番兇燄頻摧諒不難指日撲滅第南坪與該番地犬牙相錯而平武等處均與階文密邇四路可通既防竄擾川疆更慮潛句內匪疊飭各將領妥慎

籌防毋稍疏懈隨據統領壽字營候補總兵李培榮稟報奉檄後即派管帶壽字中營參將李修德由灌縣兼程馳往松潘該總兵親督壽字後營遊擊汪期紳取道江油星夜直抵南坪會合嚴防並據調署松潘鎮總兵陳濟清署松潘廳同知劉廷植報稱四月初二日有代巴旂逆番千餘由蜂崮子直撲南坪要隘經署鎮標左營遊擊楊世昌右營都司范永福等督率兵團竭力堵勦轟斃番匪七八十人陣傷團兵唐宗元等八名餘匪潰退回巢又稱南坪界內之嚴利七舍等寨番人頭包紅帕藉口禳災有搭棚糾衆之事其東南兩境九六關十餘番寨現亦聞風串結等情臣等以土番異類原屬犬羊無知但有奸徒煽誘即

思肆其鴟張一經怵以兵威又無不退而竄伏且向來番
夷滋事從不輕易離巢批令該鎮廳會同李培榮妥爲彈
壓設法撫綏又據統領長勝軍記名提督莫組紳呈報督
率管帶右營都司劉功化馳赴龍安協同署知府熊紹璜
都司佟順祖平武縣知縣王元培查看該縣路徑紛歧隘
口二十餘處當將所部勇丁及原派汛兵團練調紮最關
緊要之鐵鑪關北雄關摩天嶺等隘防範認眞無虞奔竄
並據管帶壽字右營遊擊何炳元安定後營提督劉德順
報稱分起馳紮昭化廣元巴州一帶擇要扼防等情 臣等
以龍安昭廣布置綦嚴匪勢斷難紛竄所慮內地伏匪潛
蹤出沒即批令莫組紳等約同各縣文武不分畛域務將

昭廣通南巴等屬遊勇土匪實力搜拏懲辦以免句結玆
據李培榮莫組紳先後報稱四月十五日甘省大軍直抵
瓜子溝賊巢匪等驚惶無措立將賊首叔兄並逆子偽活
佛捆獻古旦巴乘間潛逃並准兼帶甘肅剛毅副中等營
前署蘭州道劉瑍移稱四月二十日由兩水進紮瓜子溝
與河州總兵沈玉遂籌商將就撫之男婦老弱妥爲安插
一面招集在逃各番曉以利害責令捕擒首匪用贖前愆
二十三日即據捆獻納麻點周雙劍二名訊係助逆要匪
二十四日傍晚復據該番根協仁武等同弁勇在粗武札
罕山將逆首古旦巴及逆婦羊子滿逃匪五觔牛擒獲餘
匪搜捕殆盡並據陳濟清等稟南坪嚴利各番寨現均悔

罪赴營結懇投誠各等情飛報前來臣等查此次番匪跳梁蓄謀甚大仰賴
天威遠播督臣左宗棠調集劉璈譚繼洵龍錫慶陳再益等督飭兵勇會合五坪等莊民團分投攻擊悉協機宜剿撫兼施收功甚速而且首要各犯無一漏網川中各將領及地方文武防禦甚嚴故使逆番無從句串計窮力竭相率歸誠川甘邊境現已一律肅清洵足上紓
宸廑除由臣等飭令松潘文武將來降番衆開誠布公善為控馭務令各安住牧不准民團人等任意欺陵用消隱患而固邊陲並將前調各營兵弁民團暨壽字長勝勇營隨時酌撤歸伍歸農暨另屯要地巡防外所有階州番匪

首逆就擒川甘邊境肅清緣由謹合詞由驛五百里具陳

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湖北八州縣計岸鹽務改歸官運摺光緒六年五月十九日

奏爲川省鹽務向有湖北八州縣計岸近因改配濟楚引積課懸辦理無從下手亟應設法變通籌辦以資整頓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查湖北所轄之鶴峰一州及長樂恩施宣恩利川建始咸豐來鳳等七縣於乾隆二年奏定爲川鹽領行計岸每年共額領水引一千一百九十九張又陸引四千七百十五張歷配夔州府屬之雲安大甯兩廠酉陽所屬之彭水一廠鹽觔運往八州縣以濟民食如有壅銷即咨查湖北八州縣職名咨部議處立法本極周密自道光以後該八屬正商亡故鹽務廢弛咸豐年間川鹽濟楚多係

犍商捏名將此項引紙領出呈由鹽道改配犍富兩廠之鹽重價轉賣楚商灑售該省各岸並無一引運歸八州縣本岸行銷其鶴長兩岸則由湖北委員將引領出在巴東所屬之萬戸沱設店行銷並於正引三百一十八張八則八色外復增行票鹽四百張嗣犍商何繼祖互相爭利搆訟始由湖北查明將委員增票撤去令與該商在萬戸沱灣潭漁洋關長樂城等處公同湊本設立總店配銷其實仍將引紙轉賣楚商改配漏楚不惟紊亂鹽法亦復不成政體而湖北八州縣既未承領引紙又無商運到岸故川省每屆奏銷各查經征不力職名鄂省僅以空文回覆以致正引停積課款虛懸現已查明恩施等六縣自咸豐七

年起至光緒四年止各商領積未行水引七千六百三十一張陸引九千六百四十九張又積存夔府通判衙門未發水引四百三十四張陸引三百二十九張而鶴長及六縣積存鹽庫未發之引尚不在內該八州縣數十年來已無正商招募無人現值整飭鹺綱議復淮岸之初若不亟籌善辦之法一任其日積日深流弊伊於胡底由鹽茶道崧蕃商明官運局唐炯會同悉心核議請將湖北八州縣計岸改歸官運併入總局辦理並咨明鄂省將萬戶沱委員即行撤去以正引岸而符定制且查八州縣引鹽起埠轉運之處不外萬縣巫山所屬之兩大溪口巫山所屬之上洋坪巴東所屬之萬戶沱數處均係報部埠口今八州

縣既歸官運若經過之萬縣巫山仍聽商運商銷則官商混淆勢必影射攙越輾轉漏楚防不勝防亦爲大害並懇將萬縣巫山兩計岸一併提歸官運以作藩籬卽於萬岸設立分局委員照章辦理並於大溪口上洋坪萬戶沱等處設立分卡委員專司稽查以固門戶而維鹺政等情會詳請奏前來 臣查川省邊計各岸現已釐定章程剔除諸弊實屬綱舉目張秩秩然不紊川省鹽務爲之肅清惟湖北八州縣引積課懸官商通同舞弊積習已深若非改歸官運辦理則鹽道距該處窵遠無從稽核而該官商因仍作弊徒有整頓之名毫無行銷之實是以一隅而漸壞全省鹽綱殊爲可惜 臣再四體察情形自應如該鹽道等所詳

辦理而後整飭可期得手至該八州縣口岸旣已改歸官運則八州縣運鹽必由之萬縣巫山兩計岸自應一律提歸官運以清界限而肅鹺政惟此次開辦湖北八州縣及川省萬縣巫山官運鹽務計委員到局已在五月下旬而一切設號招商運鹽到岸尙需時日約在八月以後始能售銷官鹽是時距已卯綱奏銷之期僅止四月爲時過促斷難全綱運齊相應奏明請

旨飭下戶部查照准將湖北八州縣及萬巫兩縣各計岸官運鹽務奏銷推展至庚辰綱歸併辦理除分咨部科及湖北督撫臣外理合恭摺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